

第六冊 卷一百八十三至二百二十

續資治通鑑

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四月起
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七月止

讀者的批評和意見，請寄至本社編輯部。

續資治通鑑

(精裝本全六冊)

(清)畢沅編著

“標點續資治通鑑小組”校點

*

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

• 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)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製版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統一書號：11016.5 • 字數 360 萬 • 57.6 厘米

開本 850×1168 耗 1/32 • 印張 190 1/8 • 插頁 1 • 總頁 24

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,850

定價(7) 22.50 元

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

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
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 畢 沅 編集

元紀一 起柔兆困敦（丙子）四月，燕著雍攝提格（戊寅）四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

諱呼必賚，（舊作忽必烈。）睿宗第四子，母莊聖太后，以乙亥八月乙卯生，實宋寧宗

之嘉定八年也。歲辛亥，憲宗即位，以同母弟弟惟帝長且賢，盡屬以漠南漠地。戊午，奉命分道攻宋，次江北，聞

憲宗凶問，北還。中統元年三月戊辰朔，至開平，諸王大臣勸進，遂即皇帝位。

至元十三年 宋景炎元年。（丙子、一二七六）

¹夏，四月，庚辰，詔修太廟。

²郝經入見，帝賜宴大廷，咨以政事，其從行者賞賚有差。

³先是宋丞相文天祥至鎮江，與其客杜潯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，安撫使苗再成出迎，喜

且泣曰：「兩淮兵足以興復，特二閫少隙，不能合從耳。」時猶未知夏貴納款，故再成以二閫

爲言。天祥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再成曰：「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。吾

指揮淮東諸將，以通泰兵攻灣頭，以高郵、寶應、淮安兵攻揚子橋，以揚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師直擣鎮江，同日大舉。灣頭、揚子橋，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師之至，攻之即下，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爲之謀矣。瓜步既舉，以淮東兵入京口，淮西兵入金陵，要其歸路，其大帥可坐致也。天祥大稱善，即以書遣李庭芝，遣使四出結約。

初，天祥未至眞時，揚有逸卒，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，庭芝信之，以天祥爲來說降也，使再成亟殺之。再成不忍，給天祥出相城壘，以制司文字示之，閉之門外。久之，復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說降者即殺之。二路分與天祥語，見其忠義，亦不忍殺，導之如揚。四鼓，抵城下，聞候門者談，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，衆相顧吐舌。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，劉洙，東入海道，遇北兵，伏環堵中得免，飢莫能起，從樵者乞得餘糲糲。行入板橋，北兵又至，衆走伏叢篠中，北兵入索之，虞候張慶矢中目，身被二創，執杜潁、金應以去。潁、應解所懷金與卒得逸，募二樵者，以賁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。稽聿迎天祥至家，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，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，是月，始得抵溫州。

五月，乙未朔，以平宋，遣官告天地、祖宗於上都之近郊，遣使代祀岳瀆。

宋陳宜中、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即帝位於福州府，改元景炎。〔考異〕經世大典作改咸熙元年，以

爲據南劍州安撫使馬良佐所報，蓋偵探有未實也。今從宋史。遂上德祐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，又上太皇

太后尊號，冊楊淑妃爲皇太妃，進封廣王昺爲衛王。升福州爲福安府，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，便廳爲延和殿，王剛中知福安府。金華尉趙孟壘懷太上皇后帛書間道來上，擢孟壘宗正寺簿。是日，有大聲出府中，衆皆驚仆。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。

初，宋吳堅等來使，不得命，留館中，高應松絕粒不語，七日而卒，賈餘慶病死。家鉉翁聞國亡，旦夕哭泣，不食飲者數日，帝高其節，欲尊官之，鉉翁辭不受。宋主焜及全太后至燕，鉉翁迎謁，伏地流涕，謝奉使無狀，不能保存宋社。

宋主焜及太后遂赴上都。丙申，見帝于大安殿。

【考異】元史世祖紀：五月，乙未，朔，巴延（舊作伯

顏）以宋主焜至上都，制授開府儀同三司，封瀛國公。

宋史瀛國公紀作丙申，山居新語亦云：三宮赴北，五月初二日，拜見

世祖皇帝。按丙申，即五月初二日也。今從宋史。

乙巳，授宋主焜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大司徒，封瀛國

公，從行內人安康朱夫人、安定陳才人，俱自經死，有留題於裙帶曰：「誓不辱國，誓不辱身。」【考異】宋宮嬪殉節事，浩然齋曰：據諸書所載，稍有同異，惟山居新語載之甚詳，云：十二日，內人安康朱夫人、安

定陳才人，又二侍兒失其姓氏，浴罷，肅襟焚香於地，各以抹胸自縊而死。解下衣巾，有清江紙書一卷云：「不免辱國，幸免辱身」云云。丙子，五月吉日泣血書。十三日，奏聞，露埋四尸，取其首懸於全后寓所，以戒其餘。今酌書之。

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、都督諸路軍馬，陳文龍、劉黼參知政事，張世傑爲樞密副使，陸秀夫直學士院，蘇劉義主管殿前司。

宋召李庭芝爲右丞相，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，召故相葉夢鼎爲少師，充太一宮使。夢鼎聞命，卽航海赴之，道梗不能進，南向慟哭而還。

宋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，進兵邵武；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，進兵饒州；李世達、方興等進兵浙東，吳浚爲浙東招諭使，鄒鳳副之。毛統由海道至淮，約兵會合。仍詔傅卓、翟國秀等分道出兵。時枋得敗走，已不能軍。浚，吉水人也。

宋文天祥至福安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都督諸路軍馬。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，議論多不合，固辭不拜，乃以爲樞密使、同都督。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、淮，杜澣募兵于溫州。

帝召宋降將問曰：「汝等何降之易耶？」對曰：「賈似道專國，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，臣等久積不平，故望風送款。」帝遣董文忠語之曰：「似道實輕汝曹，特似道一人之過，汝主何負焉！正如汝言，則似道輕汝也固宜！」

巴延入朝，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。既至，拜同知樞密事，以陵州、藤州戶六千爲食巴〔邑〕。

¹³以董文用爲衛輝路總管。

衛輝當要衝，民爲兵者十九，餘皆單弱，貧病不任力役。會初得江南，圖籍、金玉、財帛

之運，日夜不絕於道，警衛輪輓，日役數千夫。文用曰：「吾民敵矣，而又重妨穡事，殆不可。」乃言於司運者曰：「郡邑胥役足備用，不必煩民也。」司運者曰：「卽如公言，萬有一不虞，罪將誰歸？」文用卽爲手書，具官職、姓名保任之。民得以時耕，而運亦濟。

¹⁴宋直學士院陸秀夫罷。

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，知軍務，每事咨訪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贊之。旋與宜中議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罷之，謫居潮州。

¹⁵時衡、婺諸州皆復爲宋守，董文炳謂索多舊作陵都，今改。曰：「嚴州不守，臨安必危，公往鎮之。」未十日，諸州連兵來攻，索多拒戰三閱月，復破婺州。衢守備甚嚴，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，拔其城。宋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，與同里黃巡檢起兵，度不能支，與麾下數人奔入閩，未出境，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，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，殺之。

時監軍趙孟壘復明州，戰敗，見獲，不屈，磔死。福王與芮從子孟柔，謀舉兵紹興，事泄，被執至臨安，范文虎詰其謀逆，孟柔詬曰：「賊臣負國厚恩，共危社稷。我帝室之胄，欲一刷宗廟之恥，乃更以爲逆乎？」文虎怒，驅出，斬之，過宋廟，呼曰：「太祖、太宗之靈，何以使孟柔至此！」杭人爲之隕涕。

¹⁶宋故相留夢炎降。

17 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，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，阿爾哈雅 舊作阿里海牙，今改。假雄飛招討使，使徇廣東。既而直諒聞閩中頒詔，乃命權通判李性道、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。性道不戰，俊戰敗，直諒棄城遁。六月，丁卯，雄飛入廣州，諸降將皆授以官，俊獨不受，被殺。

18 宋吳浚聚兵于廣昌，遂復南豐、宜黃、寧都三縣。翟國秀取鉛山，傅卓至衡、信諸縣，民多應之者。會浚兵戰敗，國秀引還，卓兵亦敗，遂降。

19 己巳，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。

20 壬申，罷兩浙大都督府，立行尚書省于鄂州、臨安，設諸路宣慰司，以行省官爲之，並帶相銜；其立行省者，不立宣慰司。

21 甲戌，以大明曆浸差，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，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。易、恂奏：「今之曆家，徒知曆術，罕明曆理，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。」從之。詔衡赴大都。

22 國子生博果密 舊作不忽木，今改。受學於王恂、許衡，尤爲衡所推許，帝嘗召試所業，嘉歎之。至是偕同舍生上疏曰：「王者建國君民，建學爲先。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，莫不有學，故治隆於上，俗美於下。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：晉武帝嘗平吳」

矣，始建國子學；隋文帝嘗滅陳矣，俾國子不隸太常；唐高祖嘗滅梁矣，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；太宗增築學舍，高宗立六學，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晉之平吳，得戶五十三萬而已；隋之滅陳，得郡縣五百而已；唐之滅梁，得戶六十餘萬而已；其崇重學校已如此。況我堂堂大國，奄有江、嶺之地，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，此陛下神功，非晉、隋、唐所敢比也；然學校之政，尙未全舉，臣竊惜之！臣等向蒙聖恩，俾習儒學，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，蒙古人仕宦者常少，欲臣等曉識世務，以備陛下之任使乎？然學制未定，學徒數少，譬猶責嘉禾於數苗，求良驥於數馬，恐其不易得也。爲今之計，欲人材衆多，通習漢法，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。若猶未暇，宜於大都弘闡國學，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、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，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，俾廩給各有定制，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，充司業、博士，助教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於人倫，明乎物理，爲之講解經傳，授以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復立數科，如小學、律、書、算之類，每科設置教授，各令以本業訓導。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，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；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；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；算科則專令熟嫻算數；或一藝通然後改授，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，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，常加點勘，務要俱通，仍以義理爲主，有餘力者，聽令學作文字。日月歲時，隨其利鈍，各責所就功課，程其勤惰而賞罰之，勤者升之上舍，惰者罰之下舍，待其改過，則復升之，假日則

聽令學射，自非假日，無故不令出學。數年後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，聽學官保舉，蒙古人若何品級，諸色人若何仕進。其未成就者，且令依舊學習，俟其可以從政，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，使之依例入仕。其終不可教者，三年聽令出學。凡學政因革增減，皆得不時奏聞，則學無弊欺，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。然後續立郡縣之學，求以化民成俗，無不可者。」書奏，帝覽之喜。〔考異〕博果密疏請立學校，嚴冬友據稗要，以爲博果密之意在於薦許衡，博果密固衡之弟子也。余以爲許衡在國學著有成效，即使博果密專爲衡而發，亦不得議其涉私，況其言將以定一代之制，不爲一人也，今不取。

²³戊寅，詔作平金、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，命耶律鑄監修國史。

²⁴壬辰，以戶部尙書張澍參知政事，行中書省於北京。

²⁵秋，七月，丁酉，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，經略江西。天祥欲還溫州進取，陳宜中不從。蓋宜中棄溫入閩，欲倚張世傑復浙東，西以自洗濯，故命天祥開府南劍。

²⁶宋涪州觀察楊立子嗣榮請降詔招諭其父，從之。

²⁷初，臨安既破，阿珠（舊作阿朮）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。庭芝登城謂使者曰：「奉詔守城，未聞以詔諭降也。」及帝暴次瓜洲，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：「比詔卿納款，日久未報，豈未悉吾意，尙欲固圉耶？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，卿尙爲誰守之？」庭芝不答，命發

弩射使者，斃一人，餘皆奔去。阿珠乃遣兵守高郵，寶應以絕其餉道，博羅懼又攻拔秦州之新城，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。庭芝幕客或勸爲計，庭芝曰：「吾惟一死而已！」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，庭芝開壁納使者，斬之，焚其詔於陣上。旣而淮安、盱眙、泗州以糧盡降，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，粟盡，又令官人出粟，又盡，令將校出粟，雜牛皮、麴蘖以給之。兵有自食其子者，然猶力戰不屈。

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，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，自夜達旦，北兵多敗。阿珠使巴延徹爾舊作伯顏察兒，今改。救之，所將皆阿珠麾下，才軍識其旗幟，皆潰，才脫身走。時高郵水路已絕，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，殺負米卒數千，由是餉益不繼。

阿珠請於帝，降詔赦庭芝焚詔、殺使之罪，令早歸款，庭芝不納。會福安使至，庭芝欲赴召，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，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趣秦州，將東入海。庭芝旣行，煥卽以城降。阿珠分道追及庭芝，殺步卒千餘人。庭芝走入秦州，阿珠圍之，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。會姜才疽發背，不能戰，秦州裨將孫貴、胡惟孝、尹端甫、李遇春，開北門納外兵。庭芝投蓮池中，水淺不死，遂與才俱被執，至揚州。阿珠責其不降，才曰：「不降者我也！」憤罵不已。然阿珠猶愛其材勇，未忍殺之。煥請曰：「揚自用兵以來，積骸滿野，皆庭芝與才所爲，不殺之何俟！」阿珠乃皆殺之，揚民聞者莫不泣下。

有宋應龍者，以儒生知兵，出入行陣三十餘年，至是爲泰州諮議官。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，自軍中來說降，良臣召應龍與計。應龍極陳國家恩澤，君臣大義，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，良臣不得已殺之。及泰州降，應龍夫婦自經死。提刑司諮議廬人褚一正，置司高郵，督戰，亦被創沒水死。淮東地盡歸附。

²⁸ 甲寅，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回遠，改從孫家務。

²⁹ 丙辰，遣使以香幣祀岳瀆、后土。

³⁰ 以尙書右丞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，今改。爲平章政事，簽書樞密院事，淮東行樞密院錫奇

里密實舊作別乞里迷失，今改。爲中書右丞，參知政事，董文炳爲中書左丞，淮東左副元帥達春，

舊作塔出，今改。兩浙大都督范文虎，江東、江西大都督、知江州呂師夔，淮東、淮西左副都元帥

陳巖，並參知政事。

³¹ 是月，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卒。

經爲人，尙氣節，爲學務有用，拘宋十六年，從者皆通于學。及卒，官爲護喪還葬，諡文忠。

³² 八月，己巳，穿武清蒙村漕渠。

³³ 揚州旣破，元兵攻眞州益急。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，乘霧襲其營，少頃，霧開，營中見

孟錦兵少，逐之，孟錦登舟，失足墮水死，城遂破。安撫使苗再成死之。

³⁴ 召阿珠入朝，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。

³⁵ 宋 楊亮節居中秉權，秀王與擇，自以國家親賢，多所諫正，遂犯忌嫉，諸將俱憚之。至是詔出兵浙東，朝臣言：「與擇有劉更生之忠，曹王泉之孝，宜留輔以隆國本。」譖者益急，卒遣之。與擇圍婺州，董文炳拒之，乃還。

³⁶ 宋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，黃恮副之。積翁兼知南劍州，備禦上三州；恮兼知漳州，備禦下三州。

³⁷ 宋 張世傑遣都統張世虎與吳浚合兵十萬，期必復建昌，與李恆戰，兵敗，浚奔寧都。

³⁸ 帝歸自上都，以鄂囉齊舊作奧魯赤，今改。參知政事。

³⁹ 宋 太皇太后 謝氏，以疾久留臨安，至是遣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，同侍衛七十二人北赴大都，降封壽春郡夫人。

⁴⁰ 九月，壬辰朔，命國師作佛事于太廟。

⁴¹ 庚子，命姚樞、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，餘聽還家。

⁴² 癸卯，以平宋赦天下。

⁴³ 丙午，敕常德府歲貢包茅。

⁴⁴阿喇罕、舊作阿刺罕，今改。董文炳及蒙古岱、（舊作忙古帶）索多以舟師出明州，達春舊作塔出，今改。及呂師夔、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，分道略閩、廣。

⁴⁵東莞民熊飛守潮、惠，聞宋趙潛至，即以兵應之；攻梁雄飛于廣州，雄飛遁，飛遂復韶州、新會。會曾逢龍亦率兵至廣州，李性道出迎謁，飛與逢龍執性道，殺之，潛遂入廣州。

⁴⁶宋知邕州宕昌馬堅將入衛，而臨安已破，因留靜江，總屯戍諸軍。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，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，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，攻之，不克，乃以偏師入平樂，過臨桂，夾攻堅，堅退保臨江。阿爾哈雅使人招降，堅發弩射之。攻三月，堅不解甲，前後百餘戰，城中死傷相藉，訖無降意。

⁴⁷辛酉，詔宋宗臣鄂州教授趙與熏赴闕。與熏入見，言宋敗亡之故，悉由誤用權奸，詞旨激烈。帝爲之感動，即授翰林待制。

⁴⁸冬，十月，丁亥，兩浙宣撫使焦友直，以臨安經籍、圖畫、陰陽祕書來上。

⁴⁹戊子，淮西安撫使夏貴請入覲，乞令其孫貽孫權領宣撫司事，從之。

⁵⁰以淮東左副都元帥阿爾舊作阿里，今改。爲平章政事，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遜舊作合剌合孫，今改。爲中書右丞。

⁵¹（壬戌朔），宋文天祥師次汀州，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趣贛以取寧都，吳浚將一軍取雩都，

劉洙等皆自江西以兵來會。時賞和州宗室也。（校者按：此條應移48冬十月下丁亥上。）

⁵² 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，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之于南雄，逢龍敗死，飛走韶州。進兵圍之，守將劉自立以城降，飛率兵巷戰，兵敗，赴水死。

⁵³ 十一月，阿喇罕、董文炳攻處州，知州李珪以城降。（甲辰）宋秀王與擇偕弟與慮、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、監軍趙由璫、察訪使林溫、知瑞安府方洪被執，皆不屈死。

⁵⁴ 大兵破建寧府、邵武軍，宋陳宜中、張世傑、備海舟奉宋主及衛王、楊太妃等登舟。時軍人十七萬，民兵三十萬，淮兵萬人，與北舟相遇，值天霧晦冥，舟得（以）進。

⁵⁵ 宋王積翁棄南劍走福安，遣人納款。至是軍集城下，積翁爲內應，遂與知府王剛中同降。

⁵⁶ 宋主行至泉州，舟泊於港，招撫使蒲壽庚來謁，請駐蹕，張世傑不可。初，壽庚提舉市舶，擅利者三十年，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，凡海舶不令自隨，世傑不從，縱之歸。繼而舟不足，乃掠其舟，并沒其資，壽庚怒，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，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。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。

⁵⁷ 癸丑，併省內外諸司。

⁵⁸ 庚申，敕：「管民及理財之官由中書銓調，軍官由樞密院定議。」

59 高麗國王王愷更名瞎。

60 十二月，辛酉朔，宋江西制置使趙潛棄廣州遁，副使方興亦遁。

61 降將王世強爲鄉導，破福安。

王剛中既降，使徇興化軍，宋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，持書責世強，剛中負國，遂發民兵固守。阿喇罕復遣使招之，文龍復斬之。有風其納款者，文龍曰：「諸君特畏死耳，未知此生能不死乎？」乃使其部將林華禦于境上，華反爲鄉導，引兵至城下，通判曹澄孫開門降。文龍被執，勸之降，不屈，左右凌挫之，文龍指其腹曰：「此皆節義文章也，何相逼耶！」卒不屈，乃械送臨安，文龍不食死。其母繫福安尼寺，病甚，左右視之泣下，母曰：「吾與吾子同死，又何恨哉！」亦死之。衆歎曰：「有是母宜有是子！」爲收葬之。

62 東、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宋重慶，大肆剽掠，軍政不一，城中益得自守。宋制置使張珪領重慶之命，不能赴官，留合州以抗北軍，遣帥復瀘、涪二州，北軍以不和而潰，珪乃得入城，遣將四出，所向俱捷。珪旋遣使訪二王所在，時宋主遷播閩、廣，號令不達於四川，而川中諸將猶爲宋守。

63 阿爾哈雅致書馬堅，許以爲廣西大都督，堅不聽；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，堅焚詔斬使。